

通俗

中

文学指要

通俗文学指除了历史上的民间文学以外，还包括现实创作的通俗化大众化，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，以满足一般读者消遣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文学作品，又称大众文学和俗文学，与严肃文学和雅文学相对而言。

刘雪坚◎著

辽海出版社

通俗文学指要

刘雪坚 著

中

辽海出版社



陈玄祐（生卒年不详）

主要活动时期在唐代宗大历年间（766—779）。其他事迹无考。撰有传奇小说《离魂记》。

离魂记

天授三年^①，清河张镒^②，因官家于衡州^③。性简静，寡知友。无子，有女二人。其长早亡；幼女倩娘，端研绝伦。镒外甥太原王宙，幼聪悟，美容范。镒常器重，每曰：“他时当以倩娘妻之^④。”

后各长成。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^⑤，家人莫知其状。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^⑥，镒许焉。女闻而郁抑；宙亦深恚恨^⑦。托以当调^⑧，请赴京。止之不可，遂厚遣之。宙阴恨悲恻，决别上船。日暮，至山郭数里。夜方半，宙不寐，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，须臾至船。问之，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^⑨。宙惊喜发狂，执手问其从来。泣曰：“君厚意如此，寢梦相感。今将夺我此志，又知君深情不易^⑩，思将杀身奉报，是以亡命来奔^⑪。”宙非意所望，欣跃特甚。遂匿倩娘于船，连夜遁去。倍道兼行^⑫，数月至蜀。

凡五年，生两子，与镒绝信。其妻常思父母，涕泣言曰：“吾曩日不能相负^⑬，弃大义而来奔君。向今五年，恩慈间阻^⑭。覆载之下^⑮，胡颜独存也^⑯？”宙哀之，曰：“将归，无苦^⑰。”遂俱归衡州。既至，宙独身先至镒家，首谢其事。镒曰：“倩娘病在闺中数年，何其诡说也^⑱！”宙曰：“见在舟中^⑲！”镒大惊，促使人验之^⑳。果见倩娘在船中，颜色怕畅，讯使者曰：“大人安否？”家人异之，疾走报镒。室中女闻喜而起，饰妆更衣，笑而不语，出与相迎，翕然而合为一体^㉑，其衣裳皆重。其家以事不正^㉒，秘之。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。后四十年



间，夫妻皆丧。二男并孝廉擢第^②，至丞、尉^③。玄祐少常闻此说，而多异同，或谓其虚。大历末^④，遇莱芜县令张仲规^⑤，因备述其本末。镒则仲规堂叔祖，而说极备悉，故记之。

选自《太平广记》

【题解】

本篇《太平广记》中题为《王宙》。这个故事想象奇特，情节跌宕起伏，结局出人意料，是唐传奇中引人注目的作品。小说的主人公倩娘在婚姻问题上无力违抗父母之命，但她的精神是独立的，灵魂是自由的。当她父亲给她定婚后，她的灵魂离开了躯体，和心爱的人一起出走，并且朝夕相伴了五年。这一情节具有深刻的含义，有力地表现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对包办婚姻的不满、要求冲破礼教枷锁的愿望以及对自由婚姻、美好爱情的追求。这个故事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以后的戏曲小说作品中，女子离魂情节屡见不鲜，影响较大的有元人郑光祖的杂剧《迷青琐倩女离魂》。

【注释】

①天授：唐武则天年号（690—692）。

②清河：唐郡名，治所在今河北省清河县。

③衡州：唐郡名。州治在今湖南省衡阳市。

④以倩娘妻之：把倩娘嫁给王宙为妻。

⑤寤寐：睡梦中。

⑥之：往、去。选，赴选。

⑦恚（huì）恨：怨恨。

⑧调：铨选，调动。

⑨徒行跣足：赤脚步行。

⑩易：改变。

⑪亡命：逃亡。奔，私奔，指男女私自结合。

⑫倍道兼行：加速赶路。

⑬曩（nǎng）：以行，从前，过去的。



⑭恩慈：此处指父母。

⑮覆载之下：天地之间。

⑯胡颜独存：有何脸面独自活下去。

⑰无：通“勿”，不要。苦，此处意为悲伤，苦恼。

⑱何其诡说也：说得何等荒唐。

⑲见：同“现”。

⑳促：赶快。

㉑翕（xī）然：形容两件东西合而为一的样子。

㉒以事不正：认为这事不合正道。

㉓孝廉擢（zhuó）第：被推举为孝廉并科第得中。

㉔丞、尉：官职名，指县丞、县尉。

㉕大历：唐代宗年号（766—779）。

㉖莱芜：地名，今山东省莱芜县。

沈既济 (? ——797?)

德清(今属浙江)人,一说苏州吴(今江苏苏州)人。进士及第。历任右拾遗,史馆修撰。后被贬谪。终官礼部员外郎。精于史学,长于文章。著有《建中实录》和传奇小说《枕中记》、《任氏传》。



任氏传

任氏,女妖也。有韦使君者^①,名崑,第九,信安王祹之外孙。少落拓^②,好饮酒。其从父妹婿曰郑六^③,不记其名。早习武艺,亦好酒色。贫无家,托身于妻族;与崑相得,游处不间。

天宝九年夏六月^④,崑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^⑤,将会饮于新昌里。至宣平之南^⑥,郑子辞有故,请间去^⑦,继至饮所。崑乘白马而东;郑子乘驴而南,入升平之北门。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,中有白衣者,容色姝丽。郑子见之惊悦,策其驴,忽先之,忽后之,将挑而未敢。白衣时时盼睐^⑧,意有所受^⑨。郑子戏之曰:“美艳若此,而徒行,何也?”白衣笑曰:“有乘不解相假^⑩,不徒行何为?”郑子曰:“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,今辄以相奉^⑪。某得步从,足矣。”相视大笑。同行者更相眩诱^⑫,稍已狎昵。

郑子随之东,至乐游园^⑬,已昏黑矣。见一宅,土垣车门^⑭,室宇甚严。白衣将入,顾曰:“愿少踟蹰。”而入。女奴从者一人,留于门屏间,问其姓第。郑子既告,亦问之。对曰:“姓任氏,第二十。”少顷,延入。郑子繫驴于门,置帽于鞍。始见妇人年三十余,与之承迎,即任氏姊也。列烛置膳,举酒数觞。任氏更妆而出,酣饮极欢。夜久而寝,其妍姿美质,歌笑态度,举措皆艳,殆非人世所有^⑮。将晓,任氏曰:“可去矣。某兄弟名系教坊^⑯,职属南衙^⑰,晨兴将出,不可淹



留。”乃约后期而去。

既行，及里门。门扃未发^⑩。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，方张灯炽炉。郑氏憩其帘下，坐以候鼓^⑪，因与主人言。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：“自此东转，有门者，谁氏之宅？”主人曰：“此隙墉弃地^⑫，无第宅也。”郑子曰：“适过之，曷以云无？”与之固争。主人适悟，乃曰：“吁！我知之矣。此中有一狐，多诱男子偶宿，尝三见矣。今子亦遇乎？”郑子赧而隐曰^⑬：“无。”质明^⑭，复视其所，见土垣车门如故。窥其中，皆藁荒及废圃耳^⑮。

既归，见崑。崑责以失期。郑子不泄，以他事对。然想其艳冶，愿复一见之，心尝存之不忘。

经十许日，郑子游，入西市衣肆^⑯，瞥然见之，曩女奴从^⑰。郑子遽呼之。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。郑子连呼前迫，方背立^⑱，以扇障其后，曰：“公知之，何相近焉？”郑子曰：“虽知之，何患？”对曰：“事可愧耻，难施面目^⑲。”郑子曰：“勤想如是，忍相弃乎？”对曰：“安敢弃也，惧公之见恶耳^⑳。”郑子发誓，词旨益切。任氏乃回眸去扇，光彩艳丽如初。谓郑子曰：“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^㉑，公自不识耳，无独怪也。”郑子请之与叙欢。对曰：“凡某之流，为人恶忌者，非他^㉒，为其伤人耳。某则不然。若公未见恶，愿终已以奉巾栉^㉓。”郑子许与谋栖止。任氏曰：“从此而东，大树出于栋间者，门巷幽静，可税以居^㉔。前时自宣平之南，乘白马而东者，非君妻之昆弟乎？其家多什器，可以假用。”是时崑伯叔从役于四方^㉕，三院什器，皆贮藏之。

郑子如言访其舍，而诣崑假什器^㉖。问其所用。郑子曰：“新获一丽人，已税得其舍，假具以备用。”崑笑曰：“观子之貌，必获诡陋，何丽之绝也！”崑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，使家僮之惠黠者^㉗，随以觐之^㉘。俄而奔走返命，气吁汗洽。崑迎问之：“有乎？”又问：“容若何？”曰：“奇怪也！天下未尝见之矣！”崑姻族广茂^㉙，且夙从逸游，多识美丽。乃问曰：“孰若某美^㉚？”僮曰：“非其伦也^㉛！”崑遍比其佳者四五人，皆曰：“非其伦。”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^㉜，则崑之内妹，秣艳如神仙，中表素推第一^㉝。崑问曰：“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？”又曰：“非其伦也。”崑抚手大骇曰：“天下岂有斯人乎？”遽命汲水澡颈，巾首膏唇而往。



既至，郑子适出。崑入门，见小僮拥篲方扫，有一女奴在其门，他无所见。征于小僮^④。小僮笑曰：“无之。”崑周视室内，见红裳出于户下。迫而察焉，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^⑤。崑引出就明而观之^⑥，殆过于所传矣。崑爱之发狂，乃拥而凌之^⑦，不服。崑以力制之，方急，则曰：“服矣。请少回旋。”既缓，则捍御如初^⑧。如是者数四。崑乃悉力急持之。任氏力竭，汗若濡雨^⑨。自度不免，乃纵体不复抗拒，而神色惨变。崑问曰：“何色之不悦？”任氏长叹息曰：“郑六之可哀也！”崑曰：“何谓？”对曰：“郑生有六尺之躯，而不能庇一妇人^⑩，岂丈夫哉！且公少豪侈，多获佳丽，遇某之比者众矣。而郑生，穷贱耳，所称愜者^⑪，唯某而已。忍以有余之心，而夺人之不足乎？哀其穷馁，不能自立，衣公之衣，食公之食，故为公所系耳。若糠粃可给^⑫，不当至是。”崑豪俊有义烈，闻其言，遽置之^⑬，敛衽而谢曰^⑭：“不敢。”俄而郑子至，与崑相视哈乐^⑮。

自是，凡任氏之薪粒牲饩^⑯，皆崑给焉。任氏时有经过，出入或车马舆步，不常所止。崑日与之游，甚欢。每相狎昵，无所不至，唯不及乱而已^⑰。是以崑爱之重之，无所吝惜，一食一饮，未尝忘焉。任氏知其爱己，因言以谢曰：“愧公之见爱甚矣。顾以陋质，不足以答厚意；且不能负郑生，故不得遂公欢。某，秦人也，生长秦城。家本伶伦^⑱，中表姻族，多为人宠媵^⑲，以是长安狭斜^⑳，悉与之通。或有妹丽，悦而不得者，为公致之可矣^㉑。愿持此以报德。”崑曰：“幸甚！”

廛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^㉒，肌体凝洁，崑常悦之。因问任氏识之乎。对曰：“是某表娣妹，致之易耳。”旬余，果致之。数月厌罢。任氏曰：“市人易致，不足以展效^㉓。或有幽绝之难谋者，试言之，愿得尽智力焉。”崑曰：“昨日寒食^㉔，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^㉕。见刁将军缅甸张乐于殿堂。有善吹笙者，年二八，双鬟垂耳，娇姿艳绝。当识之乎？”任氏曰：“此宠奴也。其母，即妾之内姊也。求之可也。”崑拜于席下。任氏许之。乃出入刁家。月余，崑促问其计。任氏愿得双缣以为赂^㉖。崑依给焉。后二日，任氏与崑方食，而缅甸苍头控青骊以迓任氏^㉗。任氏闻召，笑谓崑曰：“谐矣^㉘。”初，任氏加宠奴以病，针饵莫减。其母与缅甸忧之方甚，将征诸巫。任氏密赂巫者，指其所居，使言从就为吉。及视疾，巫曰：“不利在家，宜出居东南某所，以取生气。”



缅甸与其母详其地，则任氏之第在焉。缅甸遂请居。任氏谬辞以逼狭^⑦，勤请而后许^⑧。乃褰服玩^⑨，并其母偕送于任氏。至，则疾愈。未数日，任氏密引釜以通之，经月乃孕。其母惧，遽归以就缅甸，由是遂绝。

他日，任氏谓郑子曰：“公能致钱五六千乎^⑩？将为谋利。”郑子曰：“可。”遂假求于人，获钱六千。任氏曰：“有人鬻马于市者，马之股有疵，可买入居之^⑪。”郑子如市，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，皆在左股^⑫。”郑子买以归。其妻昆弟皆嗤之，曰：“是弃物也。买将何为？”无何^⑬，任氏曰：“马可鬻矣。当获三万。”郑子乃卖之。有酬二万，郑子不与。一市尽曰：“彼何苦而贵买，此何爱而不鬻？”郑子乘之以归；买者随至其门，累增其估，至二万五千也。不与，曰：“非三万不鬻。”其妻昆弟聚而诟之^⑭。郑子不获已^⑮，遂卖，卒不登三万。既而密伺买者，征其由，乃昭应县之御马疵股者^⑯，死三岁矣，斯吏不时除籍^⑰。官征其估^⑱，计钱六万。设其以半买之，所获尚多矣；若有马以备数^⑲，则三年刍粟之估^⑳，皆吏得之。且所偿盖寡，是以买耳。

任氏又以衣服故弊，乞衣于釜。釜将买全彩与之^㉑。任氏不欲，曰：“愿得成制者^㉒。”釜召市人张大为买之，使见任氏，问所欲。张大见之，惊谓釜曰：“此必天人贵戚，为郎所窃；且非人间所宜有者。愿速归之，无及于祸。”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。竟买衣之成者而不自纫缝也，不晓其意。

后岁余，郑子武调^㉓，授槐里府果毅尉^㉔，在金城县^㉕。时郑子方有妻室，虽昼游于外，而夜寝于内，多恨不得专其夕。将之官，邀与任氏俱去。任氏不欲往，曰：“旬月同行，不足以为欢。请计给粮饩，端居以迟归^㉖。”郑子恳请，任氏愈不可。郑子乃求釜资助。釜与更劝勉，且诘其故。任氏良久，曰：“有巫者言，某是岁不利西行，故不欲耳。”郑子甚惑也，不思其他，与釜大笑曰：“明智若此，而为妖惑，何哉！”固请之。任氏曰：“倘巫者言可征，徒为公死，何益？”二子曰：“岂有斯理乎？”恳请如初。任氏不得已，遂行。

釜以马借之，出祖于临皋^㉗，挥袂别去。信宿^㉘，至马嵬^㉙。任氏乘马居其前，郑子乘驴居其后；女奴别乘，又在其后。是时西门围人教猎狗于洛川^㉚，已旬日矣。适值于道，苍犬腾出于草间。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^㉛，复本形而南驰。苍犬逐之。郑子随走叫呼，不能止。里



余，为犬所毙。郑子衔涕出囊中钱，赎以瘞之^⑧，削木为记。回睹其马，啮草于路隅，衣服悉委于鞍上，履袜犹悬于镫间，若蝉蜕然。唯首饰坠地，余无所见。女奴亦逝矣。

旬余，郑子还城。崑见之喜，迎问曰：“任子无恙乎？”郑子泫然对曰^⑨：“歿矣。”崑闻之亦恻，相持于室，尽哀。徐问疾故。答曰：“为犬所害。”崑曰：“犬虽猛，安能害人？”答曰：“非人。”崑骇曰：“非人，何者？”郑子方述本末。崑惊讶叹息不能已。明日，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，发瘞视之，长恻而归。追思前事，唯衣不自制，与人颇异焉。

其后郑子为总监使^⑩，家甚富，有枥马十余匹。年六十五，卒。

大历中^⑪，既济居钟陵^⑫，尝与崑游，屡言其事，故最详悉。后崑为殿中侍御史^⑬，兼陇州刺史，遂歿而不返。

嗟乎！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^⑭！遇暴不失节，徇人以至死^⑮，虽今妇人，有不如者矣。惜郑生非精人^⑯，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；向使渊识之士，必能揉变化之理，察神人之际，著文章之美，传要妙之情，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^⑰。惜哉！

建中二年^⑱，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吾将军裴冀、京兆少尹孙成、户部郎中崔需、右拾遗陆淳，皆适居东南^⑲，自秦徂吴，水陆同道。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。浮颖涉淮，方舟沿流^⑳，昼醺夜话^㉑，各征其异说^㉒。众君子闻任氏之事，共深叹骇，因请既济传之，以志异云^㉓。沈既济撰。

选自《太平广记》

【题解】

“志怪”这一内容一直在我国古代文言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。《任氏传》这篇唐传奇中的重要作品讲述的仍然是狐狸精的故事，但它把六朝以来经常出现在小说中的狐怪形象充分人情化、复杂化了。小说中，主人公任氏的形象塑造得很生动，性格刻画十分鲜明。她心地善良、温柔多情，但柔中有刚。以韦崑的富贵，不能让她动心，对韦崑的逼迫，她决不屈从。在与韦崑的交往中，她显得有理有节，表现



出威武不能屈、富贵不能淫的品德。从而赢得了韦肇的敬重。在和郑生的关系中，任氏表现出忠于爱情、重义轻利的品格。郑生贫贱，但任氏对他始终如一。郑生去金城赴任，希望任氏同去，韦肇也从旁相劝，任氏明知此行会有危难，还是从命前往，终于遇害死去。任氏实际上是人们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化身，她身上集中了现实中女子的种种优秀品质。作者在小说的末尾评论到，任氏的所作所为，“虽今妇人，有不如者矣。”现实中的人不如狐狸精，这就明确道出了作者的寄托，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风气的不满。但有些情节实际上损害了任氏形象的完美，如任氏帮助韦肇诱骗张十五娘和宠奴等，这是由于作者的偏见所致。

【注释】

①韦使君：韦肇（yín），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子李恪的孙子信安王李祜的外孙，曾任陇州刺史。

②落拓：行为放荡，不拘小节。

③从（cóng）父妹：堂妹。从父，伯父或叔父。

④天宝：唐玄宗年号（742—756）。

⑤陌：街道。

⑥新昌、宣平：均为唐代长安的区名。

⑦间（jiàn）去：离去。

⑧盼睐（lài）：看。

⑨意有所受：领会了他的意思。

⑩“有乘”句：有马不知道借给别人。

⑪相奉：相送。

⑫眩诱：以目光引诱。

⑬乐游园：即乐游原，是游览胜地，在长安城南。

⑭土垣（yuán）车门：土墙宽门。车门，车马可出入的门。

⑮殆（dài）：大概，几乎。

⑯教坊：唐代管理宫廷乐舞、戏曲等的官署。

⑰南衙：教坊分南北两衙。

⑱门扃未发：门闩未开。扃，门闩。



⑮侯鼓：等着敲晨鼓。唐代长安城实行宵禁，早晨晨鼓敲后，才许通行。

⑯喷墉（tuī yōng）弃地：断墙荒地。

⑰赧（nǎn）：不好意思，害羞。

⑱质明：天亮时。

⑲蒺（zhēn）荒：长满杂草的荒地。

⑳西市衣肆：西市卖衣服的店铺。唐代长安城有东西两个大市场，西面的市场称为西市。

㉑曩（nǎng）：从前。

㉒方背立：才背对着他站住。

㉓难施面目：无颜见你。

㉔见恶：厌弃。

㉕“人间”句：人间象我这样的很多。比，一样的。

㉖非他：不是别的原因。

㉗奉中栉（zhì）：古代女子做人妻子的一种说法。栉，梳子一类的梳头发用具。

㉘税以居：租来住。

㉙从役：做官，当差。

㉚诣峯假什器：去找韦峯借家俱用具。

㉛惠黠（xiá）：聪明机灵。

㉜觐（chān）：偷偷地看。

㉝姻族广茂：亲戚众多。

㉞孰若某美：和某人比谁更美。

㉟非其伦：比不上她，没法和她比。

㊱吴王之女：李祎之弟李抵及李祗之子李嶲曾袭封吴王，此处当指李嶲之女。

㊲中表：泛指表兄弟姐妹。

㊳征：问。

㊴戢身匿于扇间：藏身于门后。戢（jí），藏。扇，指门。

㊵就明而观之：在亮处看她。

㊶凌：此处指求欢。



④6 捍御如初：象开始那样强迫她。

④7 濡：湿。

④8 庇：保护。

④9 称惬 (qiè)：称心满意。

⑤0 糠粃 (qiū)：指粗粮。粃，干粮。

⑤1 遽置之：赶快放了她。

⑤2 敛衽而谢：整理好衣襟，恭敬地道歉。衽，衣襟。谢，道歉。

⑤3 哈 (hāi) 乐：嗤嗤笑。

⑤4 薪粒牲飨 (xì)：柴米肉食。

⑤5 不及乱：没有淫乱关系。

⑤6 伶伦：优伶。

⑤7 宠媵 (yìng)：宠妾。

⑤8 狭斜：指妓院。

⑤9 致：召来。

⑥0 廛 (chán) 中：市场。

⑥1 展效：表现我为你效劳。

⑥2 寒食：节名，清明前一天为寒食节。从这天起三天不烧火做饭，故称寒食。

⑥3 千福寺：庙名，在长安城西北。

⑥4 双缣 (jiān)：两匹细绢。

⑥5 “而緌”句：刁緌指使仆人驾着黑马来接任氏。青骊，黑马。
迓 (yà)：迎接。

⑥6 谐矣：事成了。

⑥7 谬辞以逼狭：推说房子太小。谬，说瞎话。逼狭，狭小。

⑥8 勤请：再三请求。

⑥9 犇服玩：用车送去衣物。

⑦0 致钱：筹集钱。

⑦1 居：居奇，等着卖高价。

⑦2 胗 (shěng)：此处指疤痕。

⑦3 无何：不久。

⑦4 诟 (gòu)：骂。



⑦⑤不获已：不得已。

⑦⑥昭应县：今陕西省临潼县。

⑦⑦“斯吏”句：这养马官快被解职了。

⑦⑧官征其估：官府向他征收这匹马的赔偿费。

⑦⑨备数：充数。

⑧①刍粟之估：喂马的饲料钱。

⑧②全彩：整匹的彩缎。

⑧③成制：成衣。

⑧④武调：调任武职。

⑧⑤槐里府：唐代府名。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。果毅尉，唐武官名。

⑧⑥金城县：古县名，治所在今甘肃省兰州市西北。

⑧⑦迟（chí）归：等待你回来。迟，等待。

⑧⑧出租：出行时祭路神以求平安，此处意为饯行。临皋，长安城外小镇。

⑧⑨信宿：连住两夜。

⑧⑩马嵬（wéi）：地名，在今陕西省兴平县西。

⑨①圉（yǔ）人：养马的人。圉，养马。洛川，地名，今陕西省洛川县。

⑨②歔（xū）然：忽然。

⑨③瘞（yì）：埋葬。

⑨④泫然：悲痛流泪的样子。

⑨⑤总监使：官名，掌管宫苑、养牧诸事。

⑨⑥大历：唐代宗年号（766—779）。

⑨⑦钟陵：地名，在今江西省进贤县西北。

⑨⑧殿中侍御史：官名，掌管宫廷礼仪等事。

⑨⑨异物：非人类的动物。因任氏是狐狸。人道，人性，人情。

⑨⑩徇：同“殉”，为遵循某种道义或追求某事物不惜献身。

⑩①精人：精明而有见识的人。

⑩②赏玩风态：欣赏喜爱她的风情仪态。

⑩③建中二年：公元781年。建中，唐德宗李适年号。

⑩④适居：被贬到某地。适同“谪”。

⑩⁴方舟：舟船并行。

⑩⁵昼醺夜话：日夜在一块儿宴饮聊天。醺同“宴”。

⑩⁶征：此处是征引、说出之意。

⑩⁷志异：记述怪异之事。

枕中记

开元七年^①，道士有吕翁者，得神仙术。行邯郸道中，息邸舍^②，摄帽弛带，隐囊而坐。俄见旅中少年，乃卢生也。衣短褐，乘青驹，将适于田^③，亦止于邸中。与翁共席而坐，言笑殊畅。

久之，卢生顾其衣装敝褻，乃长叹息曰：“大丈夫生世不谐，困如是也！”翁曰：“观子形体，无苦无恙，谈谐方适，而叹其困者，何也？”生曰：“吾此苟生耳^④，何适之谓？”翁曰：“此不谓适，而何谓适？”答曰：“士之生世，当建功树名，出将入相，列鼎而食，选声而听^⑤。使族益昌而家益肥，然后可以言适乎。吾尝志于学，富于游艺^⑥。自惟当年，青紫可拾^⑦。今已适壮，犹勤畎亩^⑧，非困而何？”言讫而目昏思寐。时主人方蒸黍。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，曰：“子枕吾枕，当令子荣适如志。”其枕青瓷，而窍其两端^⑨。生俯首就之，见其窍渐大，明朗。乃举身而入，遂至其家。数月，娶清河崔氏女。女容甚丽，生资愈厚。生大悦，由是衣服装取，日益鲜盛。明年，举进士，登第；释褐秘校^⑩，应制，转渭南尉；俄迁监察御史^⑪，转起居舍人^⑫，知制诰^⑬。三载，出典同州^⑭，迁陕牧。生性好土功^⑮，自陕西凿河八十里，以济不通。邦人利之，刻石纪德。移节汴州，领河南道采访使，征为京兆尹。是岁，神武皇帝方事戎狄，恢宏土宇^⑯，会吐蕃悉抹逻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沙^⑰，而节度使王君奭新被杀，河湟震动^⑱。帝思将帅之才，遂除生御史中丞、河西道节度。大破戎虏，斩首七千级，开地九百里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。边人立石于居延山以颂之。归朝册勋，恩礼极盛。转吏部侍郎，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。时望清重，群情翕习^⑲。大为时宰所忌^⑳，以飞语中之^㉑，贬为端州刺史。三年，征为常侍。未几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与萧中令嵩，裴侍中光庭同执大政十





余年嘉谟密令，一日三接，献替启沃^②，号为贤相。同列害之^③，复诬与边将交结，所图不轨。制下狱^④。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。生惶骇不测，谓妻子曰：“吾家山东，有良田五顷，足以御寒馁，何苦求禄？而今及此，思衣短褐，乘青驹，行邯鄲道中，不可得也。”引刃自刎，其妻救之，获免。其罹者皆死，独生为中官保之，减罪死，投驩州。数年，帝知冤，复追为中书令，封燕国公，恩旨殊异。生五子：曰俭、曰传、曰位、曰倜、曰倚，皆有才器。俭进士登第，为考功员外；传为侍御史；位为太常丞；倜为万年尉；倚最贤，年二十八，为左襄。其姻媾皆天下望族。有孙十余人。两窜荒徼^⑤，再登台铉^⑥，出入中外^⑦，徊翔台阁^⑧，五十余年，崇盛赫奕。性颇奢荡，甚好佚乐，后庭声色，皆第一绮丽。前后赐良田、甲第、佳人、名马，不可胜数。后年渐衰迈，屡乞骸骨^⑨，不许。病，中人候问，相踵于道，名医上药，无不至焉。将歿，上疏曰：“臣本山东诸生，以田圃为娱。偶逢圣运，得列官叙^⑩。过蒙殊奖，特秩鸿私^⑪，出拥节旌，入升台辅。周旋中外，绵历岁时。有忝天恩，无裨圣化。负乘贻寇^⑫，履薄增忧^⑬，日惧一日，不知老至。今年逾八十，位极三事^⑭，钟漏并歇，筋骸俱耄，弥留沉顿^⑮，待时湮尽。顾无成效，上答休明，空负深恩，永辞圣代。无任感恋之至。谨奉表陈谢。”诏曰：“卿以俊德，作朕元辅^⑯。出拥藩翰，入赞雍熙^⑰。升平二纪，实卿所赖。比婴疾疹，日谓痊平。岂斯沈痼，良用惻侧。今令驃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。其勉加针石^⑱，为予自爱。犹冀无妄^⑲，期于有瘳^⑳。是夕，薨。”

卢生欠伸而悟，见其身方偃于邸舍^㉑，吕翁坐其傍，主人蒸黍未熟，触类如故。生蹶然而兴^㉒，曰：“岂其梦寐也？”翁谓生曰：“人生之适，亦如是矣。”生恍然良久，谢曰：“夫宠辱之道，穷达之运，得丧之理，死生之情，尽知之矣。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^㉓。敢不受教。”稽首再拜而去。

选自《太平广记》

【题解】

《太平广记》此篇题为《吕翁》。小说的主人公卢生偶然在客店里



遇到道士吕翁，而后枕着吕翁给他的枕头入睡，做了一个美梦。在梦中，卢生经历了当时人间所能想象出来的种种荣华富贵，倍尝了“人生之适”。实际上，梦中的卢生的经历，是把他自己的人生理想，也是当时世俗社会人们理想的人生道路演示了一遍：中进士，官运亨通，功业显赫，位极人臣；娶高门望族之女，儿孙满堂，享寿八十余岁。当然与此同时，他也饱尝了官场的倾轧，仕途的险恶。以此，作品抒发了人生如梦的感慨，说明人们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，到头来不过是黄粱一梦。这显然是以道家“自然无为”的思想看待人生，劝人看破人世的穷达荣辱，升沉得失。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》中所说，这篇作品包含着“劝人不要躁进，把功名富贵，看得淡些的意思”。

【注释】

- ①开元七年：公元719年。开元，唐玄宗李隆基年号。
- ②邸舍：旅馆。
- ③适：去、往。
- ④苟生：得过且过，不发奋上进。
- ⑤“列鼎”两句：描绘贵族豪华奢侈的生活，指饮食、娱乐活动都很讲究。
- ⑥游艺：指诗、书、礼、乐、射、御等学问和技艺。
- ⑦青紫可拾：高官厚禄唾手可得。青紫，借指高官显爵。
- ⑧畎（quǎn）亩：指田间。畎，田间小沟。
- ⑨窍其两端：在它两端开孔。
- ⑩释褐：脱去粗布衣，意思是开始做官。
- ⑪迁：升官。
- ⑫转：此处指升任。
- ⑬知制诰：主持起草圣旨。
- ⑭典：掌管。
- ⑮土功：治水工程。
- ⑯“神武皇帝”两句：神武皇帝正打算征服戎狄，开拓疆域。
- ⑰悉抹逻、莽布支：人名，吐蕃将领。烛龙、瓜沙，地名。
- ⑱河湟：黄河和湟水。这里指黄河、湟水流域的甘肃、青海地区。